

責任編輯 劉汝沁
書籍設計 吳丹娜

序：掙扎與遺忘

◎ 潘步釗

書名 香港短篇小說選 2013 ~ 2014
編者 潘步釗
出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20/F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
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
版次 2018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規格 大 32 開（137 × 210 mm）352 面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4217-9
© 2018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一

2013 和 2014 兩年，在公在私，竟然都予我不少啟發和聯想。2013 年的最後一季，我因為頸椎出了毛病，在醫院進行了一次不算小的手術，向學校告了兩個月病假，六星期內沒有踏出上水區半步。醫生的吩咐比法庭頒令禁制更震懾人心，叫人不敢逾越半步。然而 2014 年對於香港，變化更大，意義和影響更深遠。政改問題由 2013 年開始醞釀發酵，到 2014 年討論，慢慢呈現劍拔弩張之勢、特區政府成立政改小組，到人大定下框架，再到七十九天佔領行動，果真如那個在大學教法律的「政客」所說：香港從此不一樣——只是明顯地，我們的社會沒有因為不一樣而變得更好更快樂更繁榮更平安。這兩年，爭上台前的人物角色紛繁，由勾結地產商的貪污高官、被強令封刀的名醫、刀手伏擊的名編輯，到說流利粗口的小學教師，教我又再想起電影《城南舊事》中，那可愛而單純的小女孩英子，當那為了供弟弟唸書而偷東西的賊問她，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，英子呆呆地，眼神落在無定點的前方，茫然失神地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人太多了，我分不清。」是的，人太多了，於是善惡、是非、黑白、正邪，我們一下子都糊塗迷失了。似乎除了法庭，天下間沒有其他去處。道德和溫情，生命中的無奈和美善，在一個又一個傾斜的晚

上流去，只餘下城市生活中的香港人，大家在一邊掙扎，一邊遺忘。

文學方面，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的《明報·明藝》和具宗教背景的《阡陌》，先後在這兩年內出現，算是為文學作品發表的平台增添了空間，儘管版面不多，又或者一兩年內就結束了，我們仍然看到文學世界在動盪和叫囂中，努力掙扎，拒絕被遺忘。從文學角度看香港的 2013 和 2014 兩年，雖然不像社會事件的動人心魄，但仍然意義深遠，而且充滿暗示，特別是在這二十四個月的首尾之間，兩位具有非一般地位的作家去世。也斯在 2013 年開始的數天病逝，曾敏之則仙駕於 2014 年結束後數天。曾老是傳統南來作家，一代名報人，左派超級元老；也斯則是戰後出生，代表七十年代以來，文學本土意識和西方文學影響下，理論與創新等等思潮和主義對香港文學的衝擊與影響。兩人的離去，對於思考香港文學，兼具實質和象徵意義。無論南來或本土、傳統與創新，花落花開，香港文學不管河東河西，憤怒與不憤怒，仍然向前發展，無論哪一個時代，趕往長安的少年仍然多着呢！只是作為反映對象的香港社會，未必以平行共速地向前，風光過處，會颳起如刀的烈風，也會交織纏繞的羅網。生活，彷彿是張沒有終結的考卷，笨手笨腳的城市人被逼拿起筆來，緊蹙眉頭，然後一邊掙扎下筆，一邊又不斷遺忘寫下的答案。這彷彿也成為閱讀這本反映這兩年小說作者藝術情思的進口，我們推門而進，努力去分清海和天，盼望着風光溫度，都亮眼怡人。

二

閱讀 2013 和 2014 兩年的香港短篇小說，不一定要循很多人喜歡的套路與習慣，例如「借來的時空」、「消失的空間」、「迷失我城」等一般為論者所喜歡切入的角度。如果客觀世界是多元豐

富，反映在作品亦應如此，希望借這本選集展現這兩年間，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的形式嘗試和不同年齡層的作者風格，從而拼湊出這兩年的香港短篇小說的創作圖貌。

遺忘，伴隨記憶的追尋，是生命中無奈的輾轉流離，成為文學作品中的重要追尋和主題。有時我們遺忘了城市的某些東西，可是更多時候，是我們身處的城市在不斷遺忘。選集中鍾國強的《請小心月台空隙》，寫一個配音員文叔死後，妻子努力記憶，想方設法保存，城市卻漸漸遺忘他的聲音，深刻警策，我非常欣賞和喜歡。生活在城市，我們在不斷遺忘的過程中，有時也會成為被遺忘的一部分。蓬草在《護河人》寫陶大伯在河邊檢拾垃圾，表面是「令他一下子快樂起來，生活像有了意義和目的，有事可做了，不用在家中從早晨呆坐至夜深」，排遣寂寞打發生活，更深藏的是那份不想被遺忘和不能遺忘：「太多的回憶，從四方八面重重的壓下來，陶大伯的頭昏沉沉……猛然一抖身子，他走出屋外，走到河邊」。小說末尾，陶大伯回憶起童年時父母與他在河邊散步，甚至在河邊認識了後來的妻子。護河的象徵意義至此豁然可讀，最後陶大伯失足死在自己守護的河中，又變成寓意豐富的暗示，悲情深刻。相比作者在這兩年內發表的其他小說，例如《遺忘的瓶子》和《美麗的家鄉》，以這一篇最觸動編者。唐睿的《Hi, Dad》把生命和生活的流動與身不由己，在為人子亦為人父的角色疊置中，表現出相當的力度。這種對生命和歲月的悠悠思索，相似的作品還有惟得的《長壽麵之味》和朵拉的《尋枕記》，而且一樣是集中而豐富地運用象徵的手法，引發聯想和感覺。王良和《魅影》的題目定得很好，幾乎把小說要表現的都說了，而且滿有質感。大家都活在情緒、壓力、暴烈等精神陰影下，作者既寫童年居住公屋時，智力不及正常人的鄰居阿全，末尾重筆寫患精神病的弟弟和母親的死，作者自己亦困擾在似有若無的情緒病中。寫夢中阿全妻子把孩子擲下街的小片段，更加令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作品一下子激奔到高點，「魅影」不但廣闊難逃，而且可以暴烈傷人，驚嚇十足。

歲月游移，卻沒有帶走生命的點點記憶，反而在某些人生際遇的渡頭，會或顯或隱地觸動，像開動密室的機關，通向回憶的大道。王璞的《白房子》的故事上溯至「1972年春天」，可是白房子比喻理想生活，觸起作者今天的回憶是：「在四周殘兵敗將般的破屋爛窟中，在一片污泥濁水中，那座亭亭玉立的白房子，孤獨地、幽傷地，閃着怯怯的白光」，別寫幽懷，不是很明顯嗎？這樣一種年輕歲月與眼前老去交疊重置的困惑猶疑，在周蜜蜜的《時空·少女》與林淇的《語言學》，都有相近的處理，情慾和愛情故事或者只是一種包裝。至於阿谷的《墊子》則有些不同，多年後重逢，不在回憶，在眼前所激起的聯想推測，簡煉有力，收結後讀者仍有許多參與的空間。

在香港這繁榮急速的都市寫作，城市生活的壓力和迷惘，始終形成枷鎖羅網，任何時期的文學作品的題材和意旨，都會受到影響，這兩年的短篇小說，沒有例外。作者們一邊努力重現城市生活的種種綑綁和壓逼，人的消極和逃避，同時也描畫人們生活在當中，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努力掙扎，尋找出路。潘國靈的《密封，缺口》直接表達城市生活的封閉和困人，手法獨特，在小說的結尾清楚表示要以文字尋找出口。朗天的《自治的天空——2053 地下道雜記》運用大量想像，說的卻是眼前現實社會的投影。梁科慶的《有薯條的地方就有海鷗》敘述城市人想逃避生活的壓逼，卻最終要「回去繼續做一隻習慣追逐薯條的海鷗」，掙扎不脫城市的大羅網，情見乎辭。韓麗珠的《躺臥行動》以靜坐示威者為焦點，躺臥是表達，也是處境，在2013和2014這兩個靜坐示威之年，特別矚目。海靜的《龜兔賽跑》，由愛情入到帶哲理性的時間思考，城市人理應別有體會，而讀者的所思所感，當又早已溢出愛情錯摸之外。

在社會和周遭世界的大網，也在生命的大網中掙扎。掙扎不一定是動態的，可以是精神心靈和情感意志的，不過總有一種力量。作者的訴說和表達，有時從城市某些特定人物的處境和情感來完成。這些人物都活在壓逼的社會氣氛或節奏中，羅貴祥的《士象》具體寫出同性戀者，與身邊環境和社會的格格不入，小說有一句：「他那時已經知道，真正的亂是來自外面的力量」，讓讀者清楚聽到小說人物掙扎抗議的聲音。李維怡的《累》，寫城市生活壓人，雖是雙線結構，但寫來相當平實易讀，小說中兩姊妹在末尾同場出現，兩線結會，意旨亦豁然開朗，手法純熟。陳德錦的《微波》雖是以澳門為背景，但作者寫來用心，穿梭時空，歷史的憶昔，與香港的發展和身世，映照相生，可以細味的地方不少。許榮輝《世界上最虔誠的眼神》寫主角拍下放生老婦人的神情，或者正是對這份壓抑感的一種註腳：「老婦人臉上的每一條條紋，都像是一隻合什祈禱的手，姜昕由此好像看到了老婦人一生無窮無盡的苦難和委屈。老婦人所有的苦難和辛酸都捂在她的合什雙手裡了。」

無論直接間接，小說理應反映現實社會生活，所以選集中也挑選了數篇反映現實，甚至是緊扣時事為題材的作品。最明顯的一篇是張婉雯的《無需要太多》，這是先進行訪問，後再寫成的同志小說，人情事地，實有其在，很具反映現實的價值和力量。與羅貴祥《士象》並讀，風格和手法，可以互相展現。陳汗的《審死書》，寫青文書店羅志華的悲劇故事，殘酷現實世界的真人真事，文學人讀了萬千滋味在心頭。作者悼念文化友人，寫來充滿怨憤，語語辛酸，同時為數十年文學飄零冷落而致哀。表達雖多變形，但事關莊嚴，所以篇幅雖為選集眾篇之首，編者仍不忍捨割。寫實之作，當然少不了城市話題，香港社會的關注重點常落在住屋與教育，周鳳鳴的《兄弟》，平實之中，表現了香港人如何受到瘋狂樓價壓逼，一屋難求之苦。至於教育，更是文人作者

常掛心懷，在每一年均有相關作品發表。如果說吳美筠的《針孔攝錄機的防盜風波》只是側記學校的某些異化情景，寫來尚見冷靜；鄭炳南的《荒謬就是所有荒謬事物存在的條件》，就肯定是飽含憤懣了，而且批判的筆鋒，直指傳媒和社會的是非不分。雖然沒有道出當前教育的真正困阻，可是為人師者跋前疐後的無奈與悲哀，久在教育界者如我，都點滴在心頭。

除了反映現實的內容，選集中也有一些作品藝術手法獨特，匠心別運。例如蔡益懷的《紅燈》，運用強烈的顏色感覺，為作品烘染出刺人的情感色彩，配合內容和主角人物，比起作者這兩年發表的其他小說如《你幸福嗎》、《稻草人》等，更能感染讀者。謝曉虹的《異問》則一路懸疑神秘，引人追讀；葛亮的《照相》雖不是以香港為題材背景，可是針線細密，情味堪嚼，都是可讀性高的作品。至如鄒文律受可洛同名詩作寫成的《失去聯絡》，寫城市生活中人與人的追尋、重逢與失落，趣味與情思兼具；陳惠英以兩個人物的聚散片段，分別寫成《小二與美莉》和《美莉與小二》，分開兩年，相隔十二個月，在《香港文學》的「小說專號」發表，心思有趣。

文學獎項從來是讓我們發見寫作新星的平台，證之香港文學，歷歷可見。編者在這兩年挑選了四篇得獎小說，既屬情理之宜，也讓讀者印證一下這說法是否合理。除了數篇冠軍作品，編者多選了黃怡的《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》，作者由內容到手法，例如密集運用長句突顯鬱悶壓逼感，努力表達在這城市生活的擠壓。我一邊閱讀，一邊不敢忘記年輕人的念茲在茲，永遠唸唸有詞，無論是哪一個年齡層的文學或社會讀者，都應該注意和重視。至於幾篇冠軍作品，呂少龍的《搭棚的一代》也扣住了「佔中」，角度和情感處理得很好，結尾一句：「他立在遠方尋親的視線瞬間被隔離在一片傘海之外」，或者是佔領、示威、遊行等等激情背後，叫人不忍回視的一個畫面。至於王証恆的《南歸貨車》

和李梓榮的《海豚街上的穿牆貓》，前者平實，如評審李銳說的「記錄影片式的生活流」，後者則刻意多用手法，轉換敘事角度等，評審韓麗珠指是「像一個可以隨時變出不同景象的萬花筒」。兩篇分別在不同的重要文獎中奪魁，正可見寫作小說之道，存乎一心，並無定法。

三

任何選集的最後定本，所取作品，難免存有編者主觀成份。擁有挑選決定的權力，任何編者都應該珍惜和自重，選篇即使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和考慮，不過全都應在情理之內，不難理解。首要當然是作品的文學水平，對於一本選集，跟一切的比賽與獎項相同，所謂文學水平，其實就是指擁有挑選權力的眼光和口味。我期望選出來的作品能在不同度向，或者是內容意旨，或者是手法技巧，或者是作者情思，予我觸動或思考。挑選作品過程中，形式內容以外，要處理版權的問題，也要照顧篇幅，有時遇到困難阻撓，甚至會被逼放棄選用。身為編者，當然也希望利用這本選集，全面廣泛地反映這兩年內，香港短篇小說的各種形相。可是限於心力和時間，集子中的作品，只以發表在這兩年的文學雜誌和報刊為主；考慮「質」之餘，也期望能「博」，因此每一位作家，只盡量選錄一篇，期望能令多一些不同作家的作品入選，以呈現香港文學中，短篇小說的多樣風格和技巧。

無獨有偶，羅貴祥在《土象》寫：「原來他雙腳從來沒有離開過地面，身體也不曾在半空，那是視象角度的問題。」韓麗珠《躺臥行動》也說：「原來平躺着身子，由下而上地凝視途人，他們的臉龐看起來全都顯得灰暗，鬆弛而且憂心忡忡。」聰明的作者，善於調度和暗示，不同的視象角度，上下左右的凝視，我們看出



來的形態、質地、情感和色調，都不一樣。笨拙的編者，閱讀、挑選，然後編定一本雙年小說選集，原理可能也相同。過程中，我除了感慨城市在憤怒掙扎中有太多的遺忘，或許只能憑藉誠實認真的編選態度，為香港文學說一聲：加油！

目 錄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士象 | 羅貴祥 | 001 |
| 魅影 | 王良和 | 009 |
| 躺臥行動 | 韓麗珠 | 025 |
| 密封，缺口 | 潘國靈 | 035 |
| 小二與美莉 | 陳惠英 | 043 |
| 美莉與小二 | 陳惠英 | 048 |
| 有薯條的地方就有海鷗 | 梁科慶 | 051 |
| 龜兔賽跑 | 海 靜 | 062 |
| 紅燈 | 蔡益懷 | 068 |
| 自治的天空——2053地下道雜記 | 朗 天 | 079 |
| 針孔攝錄機的防盜風波 | 吳美筠 | 085 |
| 無需要太多 | 張婉雯 | 099 |
| 審死書 | 陳 汗 | 103 |
| 微波 | 陳德錦 | 123 |
| 請小心月台空隙 | 鍾國強 | 136 |
| 異問 | 謝曉虹 | 152 |
| 累 | 李維怡 | 159 |
| 時空·少女 | 周蜜蜜 | 166 |
| 白房子 | 王 璞 | 186 |
| 尋枕記 | 朵 拉 | 198 |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